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八

尚書胡莊肅公松

字汝茂號栢泉滁州人嘉靖己丑進士累官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莊肅

幼即嗜學嘗輯古名臣奏疏諦觀之嘆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初仕東平知州州有巨豪劇寇前守課不能收捕設法擒殪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禮不得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其惠而畏其威至搆祠祀之

遷南兵部員外改禮部郎中公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

即聚經史求徵詞奧旨參稽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
已且曰爲學如儲積然廣於收貯應用自不竭矣
陞湖廣參議職糧餉値湖北叛苗鎭筸之變紆籌策親
履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有白金綵幣
之賜尋督學山西樹風聲明經術以儲實材爲天下
用士類亦彬彬嚮風焉
鹵酋入內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
公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
爲守將懼遽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於是遂上疏曰
鹵之敢於深入者以邊將怯懦失於先機故也賞罰

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處潛入鹵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挫衂肩以搪闘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鹵安得不深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堅障堠懷携貳蓄孳牧慎任使利器具廣間諜清耗蠹嚴備禦核屯戍預積貯撫傷夷疊疊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上可其奏即擢參政協守鴈門關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

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偕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

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公洪先唐公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並有志學古者與入宜興山中盤桓究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乘矣

以邊才薦起陝西叅政駐節平凉條奏數十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爲經久計者轉浙江按察使尋遷左右轄時將吏多骫法侵尅軍食傳符按發其贓至巨萬人心肅然

擢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適流賊豕突殺長吏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豫章爲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屯戍守先事而

待之復減額租理寃獄舉賢良黜貪墨民得蘇息立

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黠慧獷猂爲諸酋最

其巢穴連諸洞寨驅搴蠻時出寇抄邊郡苦之諸路

連兵征討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公之功爲居多云

陞兵部侍郎拜吏部尚書獎恬退抑躁進擢用才儁以

報稱德意未幾疾卒

尚書吳文端公山

字　江西高安人嘉靖乙未進士及第第三人

官至禮部尚書萬曆中諡文端

嚴嵩用事公屬同鄉不附和之公嘗產女嵩子世蕃欲與求婚介大學士李本爲酒酒未行方奕本以手掩局語曰嚴長公之酒公知何爲公曰不知也本以情告公曰某老人也安從產女乎世蕃聞之蹙然不悅

上意欲用公內閣下諭嵩公子請曰上意如此大人亦須趣嚴一揖明我家知恩公叱之曰兒不解事豈有閣老可揖求耶嵩遂密沮之公自是無進閣之望矣

三十九年上下禮部出封景王之國趣具儀嵩知上故未有意出景王特激於郭希顏之疏以覘嘗人心使人風公留行以悅上公曰二王居邸形跡相埒人心危疑望此久矣上不諭部山不敢請也幸有旨復當留耶留而遂已將來國本未定孰任其咎即具上之國儀注上不得已允行而公自是失寵矣

明年二月辛卯朔日食是日浮雲掩映倏隱倏見欽天監奏言日食不見即同不食上悅歸覘天眷嵩自西直使人忌謂部上賀侍郎袁煒亦以請公指日語曰日之食也人皆見之吾誰欺欺天乎行救護如常既

罪以報忤上旨遂引罪上曰山守禮之臣也不必引罪該科官如何不參令以其狀對禮科都給事中李東華等惶恐言聖德當陽祥雲護日當食不食此誠敬格天之所致也山等不請臣等不糾厥罪惟均惟上寬赦上曰日有微陰觀候無食天意甚著聖人事天如臣事君君恩不感國典不容也山前執白鹿殊祥原父天眷賜玄嗣殄告殿廟今天意之著非測言比乃如常救護謂寧盡已誠不可失正責直要名東華不言山不舉賀者乃曰不謝玄不敬天孰甚焉其住為首者俸罰其餘各半歲已嵩言日食陰雲即同

不食人所共知行禮如故部臣罪也請宥言官上是之改罰東華俸兩月餘悉宥免

上旣不悅公乃示風旨於科道諸臣吏科都給事中梁夢龍等共劾公而詘於公議時吏部尚書吳鵬賄聲狼籍百官進退唯唯嚴氏中外人心無不鄙憤遂以由與鵬並劾鵬方睦嚴上初無意去鵬以公故并令致仕去

公直亮方嚴臨事持論勁必以正嘉靖中會試舉人自二十九年以後多以懷挾取高第至三十八年言官建議請嚴搜偹如鄉場之體儀制郎欲覆請公曰鄉

會二試禮自不同會試之士歌鹿鳴而來者祖宗待之甚厚故防之亦輕今柰何自我破壞祖宗厚意議豈之尚不顧見裸露索匆匆吾寧士負朝廷毋朝廷負士也議遂寢不行

巡撫淮揚都御史唐順之卒軍中總督胡宗憲欲以死事請襲得卹典嵩與世蕃中主之公曰卹典至重故事京堂官未考滿者非日講軍功不得唐公雖負才名覽節不終全歸官下曷云死事亦與祠祭郎李續持之嵩怨公無所出出郎爲景王相亡何公亦去位順之乃得卹典始司禮太監黃錦嘗私語公曰公他

日去國得爲編民幸矣公愕然因爲道令景王之國非上本意繼山爲尚書者逢諛矣

靳文僖繼夫人年未三十而寡儀曹郎與靳有姻請旌典公執之曰婦以節旌制也苐令令甲所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耳風世耳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乎靳公身爲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矣柰何與匹夫匹婦爭寵靈乎曾當赴直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階亦以爲言公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自是覘公意不復與之言事矣

尚書王莊簡公學夔

字一卿安福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卒年九十四

授刑部主事改吏部考功以疏諫　罰跪午門廷杖之嘉靖初上謹始疏深見嘉納又疏抑戚畹疏有旨官歷考功文選員外郎中晉太常卿左遷福建參議尋撫鄖陽轉撫江皆有平寇功進吏部侍郎四年擢南禮部尚書轉吏部四疏乞休不允改兵部得請致仕

立朝蹟在銓司居多王槐野稱其未嘗陰庇一土陰入

一物家居敦儉素布袍糲飯有儒生所不能堪而獨
安之邑中人士若子姓謁見庭下多謝去外飾更着
粗敝惟恐見誚譏華靡之風爲之一變晚歲奉特遇
存問者再卒贈太子少保

原缺

總督石公永

字壽卿北直威縣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兵部侍

郎僉都御史卒

授中書舍人乙未擢雲南道御史丙申巡山海關壽可

內艱服闋補河南道庚子按淮揚獎廉斥墨不少假

貸法豪強爲民患者未幾疏乞養病歸壬寅起補山

西道巡按四川所至訪吏治得失示勸懲有豪強抜

罪當流候公出伏刺客於橋下至則其人忽心疼作

聲執之輸情請罪葢鬼神黙佑之也監癸卯鄉試綜

理周密號稱得人

乙巳掌河南道大計京朝官持公秉正謝絕私交於小過不事苛索備訪當權怙勢潛通關節及中傷善類者密呈臺長曰必去此爲公不則縱吏部與臺長去留一無異議後有忌之者陞知南陽府尋以事詿誤降判濱州怡然就道

丙午陞南京太僕寺丞丁未陞平陽知府芟煩祛弊與民休息藩府𦵏訟累年不決委曲開導訟乃息太宰張潤稱其風裁貴戚戚㦝奸豪戊申陞陝西副使駐甘州竭力經營郊行見原隰草木蕃盛詢知舊爲泳以地震泉湮遂求濬其泉五十餘處灌田八百餘

頃居民爭復業庚戌陞陝西右叅政覘京州地宜耕
募民懇闢導泉以資灌溉後皆爲沃壤甲寅陞陝西
按察使持憲明愼民以乂安
乙卯陞江西右布政丙辰轉山西左布政使未抵任陞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至則飭將練兵革宂
役禁包占懲負販養勇敢謹間諜有黠鹵犯灰條溝
前後斬首級獲駝馬器械甚衆節蒙金幣之賚凡三
任朔方歷九年民戴之尤深
丁巳陞南京大理寺卿戊午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己未
陞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等處

軍務一崇寛大率屬以廉凡事務責實效不爲文具
徭賊沈雅等勢猖獗督率將士直擣其巢于淑浦縣
龍潭等諸洞捷聞賜白金彩幣方隅晏然時督撫請
調葉府等司兵禦倭公上疏極論不便乞免調以安
地方省糧餉蒙俞旨著爲令三十九年召爲戶部左
侍郎瀕行疾作三省以藥費贐禮致餽正言却之疾
篤總兵石邦憲副使李心學問所欲言自軍國外無
一語尋終二君爲斂視其槖中無一物胥嘆以爲不
可及云

侍郎靳公學顏

字子愚山東濟寧人舉省試第一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吏部侍郎隆慶五年夏卒賜祭一壇給半葬

授南陽府推官陞吉安知府下車罷諸供具及期會條教食用粗糲刑無妄施獄無濫繫未數月郡以無事吏晨起抱文書印署畢退坐舍中蕭然無他營也郡右族或有造請必正色拒之嘗有以乞佃寺地爲言者公曰吾職在守土固不能以地與人廉平節愛吉人稱之累官左布政入爲太僕光祿寺卿

隆慶初拜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時星變求言公

應詔上理財疏畧曰臣惟今日耗天下之財者兵也而邊兵不可以言耗蓋國家海內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新軍則一切仰給太倉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日增其費一周之鎬洛漢之兩都皆空名也而我朝兩都並建官卒叢集坐靡公帑其費二宋之宗室親疎有等散處民間通名仕籍今則出城有禁入仕無階不農不商坐食常祿其費三天下之兵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兵曰腹內衛所兵此四者坐食雖同而緩急則異其目曰見伍曰招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五者之中見伍招募爲實應急濟事

所與負材勁而當矢石者非召募乎根生土著所與
長子孫而充營伍者非見伍乎清勾充發按冊則可
覩責效則無實徵調以資擺守而虛彼實此徒費齎
送山東諸省義勇民壯原非祖制今乃供勾攝掃除
之役請徵其餉以實邊儲而京兵之不可汰者亦請
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又大行鑄錢之法以通融於五
穀之外重積貯之令以盈虛於豐歉之間庶其恒足
乎疏入下所司議行尋入為工部侍郎改吏部直高
拱柄國移疾乞歸不出公守正不阿泊然無所嗜好
文學氣節俱為士林推重云所著有兩城集行於世

侍郎龔端恪公錄

字　山東益都人嘉靖　進士官至兵部侍

郎卒賜祭葬謚端恪

少好學讀諸大儒遺書博綜經史其無關正學者悉罷

之其學以誠爲主以敬爲宗舉止語默皆有成法登

第後官長治專以孝弟訓民省刑簡訟民化從之累

官巡撫河南擒巨寇督河工受上賞晉巡撫保定加

侍郎告歸生平以禮義自持不爲矯矯之節居家不

問有無没無以供葬子孫售產以辦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八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九

總督曾襄愍公銑

字子重號石塘江都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死於西市隆慶初言官頌冤贈尚書賜祭葬謚襄愍

授長樂知縣召爲御史按山東遼陽三城軍士作亂窘辱撫臣縱火散囚閉城拒命世宗聞變震驚下廷臣議謂曩歲大同殺撫鎮官茲又效尤不伐罪討叛無以懲惡公疏乞原宥以安邊鎮上得奏喜曰眞御史也一任處分朕不專制公单騎往諭朝廷恩威三軍

歡聲動地曰御史生我矣反側漸寧公簡任韓承慶等指授方畧不閱月三城倡禍者率就縛餘安堵如故具上其事廟堂上公功陞大理寺丞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二十一年秋虜吉囊突入十八盤欲襲臨清遣奸細小哈兒窺覘道路公奏築新城以阻之二十四年山西巡撫缺廷議上公名上曰朕知其人是嘗平遼亂者詔報可公至大修邊墻添製火器虜攻浮圖峪率兵平型以堵西突虜入鵓鴿峪直趨廣靈以防北衝虜不敢近邊者二年

乙巳秋虜寇陜西三邊督撫諸臣一時被逮總督難其

人上以屬公遂兼程往時賊十萬騎孫寧塞突入公
日虜糾衆來當攻其所必救遂命中軍參將李珍率
勁卒搗其巢穴斬獲首虜百一十有奇竿以示虜虜
大懼遁去公復計曰醜虜頻年內侵如蹈無人之境
今驟聞巢穴有急倉皇遁去不料我師邀其前也親
督將士晝夜由新安邊外直趨定邊擊之黎明虜見
大將旗鼓相顧錯愕遂大潰斬賊級百八十生擒一
人奪獲達馬彝器無算邊人謂近年未有功而公不
以捷聞御史勘功始奏曰曾銑志吞月蝟威震天驕
博帶臨戎潰把都河數十萬之虜单騎出塞搗跨馮

深數百里之巢克壯厥猷懋昭偉績且有功不伐尤
邊臣所難詔以銀幣重賞之公感上知遇益思圖報
念套虜爲中國患苦乃上疏曰謹按河套古朔方地
是南仲所襄玁狁衛青所取河南張仁愿所城受降
之界也高皇帝驅逐故元遠遯漠北文皇帝六龍三
駕親平虜廷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但界限河套已
哉後以東勝孤懸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爲鎮方初徙
時套內無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
臣不以此時據河爲守乃區區榆林之築此時虜勢
未大猶有委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

掠士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住牧套內侵擾中原
孝廟志欲復之而未遂武廟方欲征之而未能因使
虜酋吉囊據為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京師
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毒生民一統故疆三邊沃壤
頃年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
南備河浸淫虛耗日為中國之害天心撥亂將待陛
下陛下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邊用凡
所以攘御外患保安兆民者至矣封疆之臣曾無有
為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為生民立命者
蓋軍興重務也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孼隨

至鼎鑊刀鋸而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輕舉

動但志在滅■常懷憤激今親履其地目覩此虜跳

梁三邊危殆切齒痛心謹條爲八事一曰定廟謨二

曰立綱紀三曰審機宜四曰選將材五曰任賢能六

曰足芻餉七曰明賞罰八曰備長技上曰虜據套

久爲內患連歲深入全陝荼毒深軫朕懷逐虜復套

前此邊臣無有念此銑奏具見壯猷兵部許久題覆

迄無定見其令銑督同各邊撫鎭協心圖議務求長

策嗣上方畀公復條上十八事兵部覆題上曰朕軫

懷套虜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耳曾銑前後所上方

咨卿等既已看詳便會同多官協忠定計來說公知
上倚汪方深晝夜講求滅虜策演成行師機宜列為
八圖次第其說上之於是領兵入套攻搗虜近塞駐
牧往來侵掠居民不能樵採公出擊之斬首二十七
級生擒脫脫虎一人餘斃矢石者甚衆獲馬牛駝及
彜器以千計內十萬騎自寧塞入犯延安慶陽保安
諸處掠男婦八千餘人公遣參將珍夜出塞刼其營
帳斬虜首百餘級自是虜聞公來皆齧指多移營遠
河矣公自謂績必可成而嵩與言不相能常思有以
中之乃曰上指謂其非計臺省遂附嵩騰疏攻言以

去銜咸寧侯仇鸞時方挾寵而鸞先爲公所劾有旨逮詔獄鸞赴闕自理至是嵩乃授鸞意令攻復套事攻公所言表裏作奸覬圖太福校繫來京法司擬罪凡再竟以交結近侍律言與公俱論死公既死家無餘貲妻子流二千里天下聞而冤之嗣是無敢復言套事者而中原內境永陷於虜庭矣

世人多言套不可復邊人則謂公之自山西擢鎮陝總督也親入河套閱其形勝量其道里察其肥瘠實見其可復可守故一切慫慂之談曾不能亂至其機械火器之巧層出不窮雖古名將有不可及者嘗[illegible]

人製竹簍數千如裝炭者然而疎其孔久積不知其所用一日報鹵至公度其暮當至某河悉令沉之因伏兵於傍鹵至渡河馬足多陷孔中彼此牽制馬不能前伏兵乘之因以大勝往嘗植榆柳塞外以阻鹵騎鹵輒拔之公製木人長尺許中藏機毒置之樹下鹵攖之輒中毒死竟無敢拔所植者榆柳遂成

成化間佛郎國入寇中國始得其佛郎機鳥嘴銃公因推其意爲之製子母砲一窩蜂地雷之屬其母砲則以熟鐵爲之子砲則以生鐵爲之貯藥其中以母砲發子砲至鹵所子砲始炸散大者如彈細者如荳中

之無不立斃公初以擊鹵子砲已至鹵所猶未炸鹵乍見未知其能炸也簇而覩之遂擊殺數十人邊人稱其應敵之智眞運於九天動於九地者不能詳記大都以歲月復套無難也

副都御史孫淸愍公繼魯

字道甫號松山其先浙之錢塘人高祖維賢以太學生言事謫戍雲南右衞遂家焉登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卒年僅五十

出知湖廣澧州因事改國子監助教以經學著歷戶部員外郎中監運通州大著氷蘗聲尋擢守衞輝一以公廉惠愛爲亟會歲多蝗復大旱竭誠以禱蝗害除大雨隨應民以爲神當路特薦調知淮安府亦遭旱禱之又輒應民間每晨焚香尸祝之無何中官奉命織造江南道經淮大作威福抗阻之於是搆誣於朝

械逮京師賴執政夏公桂洲之力獲解調知貴州之黎平宣猷敷德苗亦格心靖州叅將歎曰與其選將董率萬兵守備諸邊莫若選廉吏一人足矣

擢湖廣提學副使士以得師爲幸擢山西左叅政分守薊南強籓歛職嗣陞山西按察使行之日宗籓以其持法衛之相與解其裝惟敝衣履數事而已衆咸嘆服至晉持法益堅兩臺交薦之百姓樂其久任而惟恐其去雖宗籓亦以爲請乃擢陜西布政使晉秩提督鴈門等關兼廵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會有西陲之事持論與總督翁公不合爲文數百言誓於神慷慨

忠義之氣溢於言表及封事與總督公交上而執政
者故先翁而後公竟被誣下錦衣獄先是陝西侍御
楊公爵者以言事在獄中無楮具相與取破碗書壁
倡和百餘首命曰破碗集久之知公者百口直之而
山西宗籓抗疏救辯即前解裝肆挾者也方讀易獄
中進退存亡付之一編而執政者阱之不已會疽發
於項遂卒年僅五十朝野聞而哀之隆慶改元言官
疏其非辜乞賜褒錄制贈兵部左侍郎謚清愍

侍郎楊恪愍公守謙

字允亨號次村長沙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兵部

侍郎死於西市時年四十六

七歲授書善屬文器局凝重若老成人稍長為舉子業即以古豪傑自許講說經濟敦忠孝大節嘉靖戊子舉於順天己丑登第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尋改兵部職方司歷陞本司郎中世廟南巡扈從車駕還賜綵幣陞陝西按察副使丁父憂服闋除陝西督學副使校士至公雖窮邊下邑亡不身歷章縫興起至今思之祀於名宦秩滿陞本省叅政未履任即陞右僉都

御史奉勅巡撫山西尋改延綏延綏故虜咽喉西北重鎮邊垣稍卑虜每毀之而入公爲增高厚數倍益置敵臺戍堡虜萬衆仰攻不能入數獻捷天子喜悅錫賚無筭

庚戌春陞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去延之日軍民老幼祖送至數百里咸呼曰楊公在邊虜不敢正視西人高枕臥一旦去我蒯虎牙無日矣甫莅保定屬北虜大舉入寇圍都城中外戒嚴援兵卒無至者公投袂起曰虜薄都城主上拊髀人情洶洶爲臣子安忍坐視即率部下精兵三千入援世宗皇帝聞勤王兵至大

喜即降旨楊守謙提兵入援忠勇足嘉其陞兵部侍郎仇鸞有寵於上公督學陝西時鸞爲甘肅總兵潛與鹵通公聞而密白之中丞御史臺事竟寢未發其後鸞知遂恨公切齒至是譖於上曰楊守謙雖勤王實擁兵觀望縱賊刼掠世宗大怒遽繫詔獄法司擬成上愈怒罰治法司特旨坐謙棄市臨刑自若曰臣以勤王及禍讒賊之口實蔽聖聰皇天后土知臣心臣死何恨臣得與岳武穆于肅愍同遊地下足矣無何鸞造逆未就而死事發詔剖棺戮尸妻子闔門斬都市先是公之及禍以八月二十六日而逆鸞被戮

亦適明年是月日人以爲天道不爽云

隆慶改元都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交章昭雪公忠而受冤詔贈兵部尚書諡愍愍賜祭葬蔭一子忠義之士聞而鼓舞都城父老有泣下者

爲人忠孝天至孤養有道燕居莊肅雖對妻孥不及於媟狎有庶弟二人庶妹一人悉爲鞠育婚姻事庶母宛氏若親母兄弟同居所得祿入悉推與衆不入私槖亢厲廉潔一介不妄取歷官至開府大位蕭然猶寒畯恒以稱貸自給文章尚氣格雄渾昌大詩亦悲壯有唐人風尤長於經濟籌邊有大寧考紫荆考花

馬池考兵部集公雖以忠兗卒蒙聖恩昭雪在順天長沙祠鄉賢在西安延綏祠名宦而關中士人有死入冥府見公方爲貴神宮殿服御如王者獲報亦隆渥矣

巡撫朱公紈

字子純號秋崖長洲人正德庚辰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卒年五十八

父昇景寧教諭遭誣罷歸母施生公甫三日昇母兄寇欲取紈戕之且將圖施母施以百死全之

初守開州陞南職方郎中遷參議江西初東鄉置縣奸民避徭上公車訴連歲不决立訊得其情移四川按察副使威茂番素驕時出掠官軍一矢不敢發賂遺之乃去至則勒兵待番尚狃焉驟與之戰大獲首功驚請輸平又為畫所以給餉戍者境遂安無患

辛丑遷叅政山東時以魏滑兵戍鄴之涉縣公當在行

同相度形勢以東兵守甘土嶺畿內兵守毛嶺鄴兵

守故關而又令東人自給饋因下議主客遠近東旣

煩遣卒費又千里飛輓非便且守涉者爲監在南設

鹵山不意入我不守境則何及東人且在敵後矣議

遂奪卒罷屯

丙午進都御史撫贛以閩浙被海郡奸人數與夷市以

私其利積與之通至豪奪殺掠咸爲之嚮導而奸又

藉朝貴以爲之中庇公廉得其狀義不避難即力疏

請先治其內賊乃敢任捕倭上從之遂理根排治窮

竟其奸旁側目者百方挫沮未得卒能督兵以平閩
同安寇忽有言責者在浙意叵測卽又馳至納之舘
以待命持構者方導之爲變造詭語公鎮以靜使不
敢發益督閩將盧鏜由海中邀雙嶼等賊合浙兵進
與賊遇疾力戰縱火張天斬獲甚夥又連戰敗之追
賊入嶼挑之不出乘夜突圍逸焚其巢燔烈之并燔
艘二十七又一巨艘來駐沙中縱追鋒舸益前蹙之
摧破焉獲者溺者斬首愈衆兵勢遂振銅山青嶼南
荒等島穴賊皆望風遁公又親躡其縱於閩海中至
雙嶼議留屯衆難其險絕稍爲築塞而還閩人嫉其

將爲已不利有所論時汀漳失囚逸於海透入於江
諸方繹騷又奉詔改巡視益督諸將追賊下溫盤諸
出沒所大克又處賊侵[illegible]亦平之浙以無患而素與
賊連者愈憾百端壞敗其功下亦偃蹇不受命公誓
以死圖効自辨折蹇蹇不已明年春命督將鐘按察
扞喬於閩皆出洋中跡賊至詔安之靈宮澳合諸軍
設覆山上下千艘具進賊徒兵伏敗之趨船者疾力
鏖之覆溺殺者甚衆擒㲋王三人白番十有六黑番
四十六皆獰惡異狀可駭賊首貴等一百十二人斬
級三十餘他貲械等稱是皆五澳宿賊驍黠者并殲

焉及奏之貴王妻妾咸無噍類漳人大恐有盡室浮
海者撓閩則與連者無所釋憾反疏言其擅殺作威
公罷而諸出死力殺賊者皆召令對薄譴責之矣
丁未改浙江巡撫兼攝福興泉漳未至而海寇泊寧波
台州諸近島者已登岸攻掠諸郡邑無算官民廨舍
焚燬至數百千區巡按御史裴紳劾防海副使沈瀚
守土參議鄭世威因乞敕公嚴禁泛海通番勾連主
藏之徒從之公乃下令禁海凡雙檣餘艎一切毀之
違者斬乃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船盜淵藪破誅
之因上言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羣盜易去

中國衣冠盜難遂鐫暴貴官家渠魁數人姓名請戒
諭之不報於是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捕獲
通番九十餘人以上公立决之於演武場一時諸不
便者大譁蓋是時通番浙自寧波定海閩自漳州月
港大率屬諸貴官家咸惴惴重足立相與誣詆不休
諷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鏜奏改公爲巡視未幾公復
上言長嶼諸處大俠林恭等號稱刺達總管勾連倭
舟入港作亂更有巨奸擅造艅艎走賊島爲嚮導躪
海濱鞫論明確宜正典刑章下兵部侍郎詹榮覆奏
中國待外裔不以向背責之以昭天地之量公所論

坐俱闕重刑乞下都察院覆覈從之於是御史周亮等劾公淫措乖方專殺啓釁因及福建防海副使柯喬都指揮使盧鏜黨公擅殺宜置於理帝遂奪公官命還籍聽理遣給事中杜汝禎往福建會巡按御史陳宗夔訊喬等併覈公事汝禎宗夔劾公聽信姦回柯喬盧鏜擅殺無罪皆當死奏下兵部尚書丁汝夔如其議上帝從之命喬鏜繫福建按察司待决公恚自殺士論惜之

閩中鄉官林希元通番治之亟故嗾言官劾其擅殺而是時言官莫爲之申救者公聽勘居家知必不免嘗

語人曰吾視死如歸耳倘朝議有不測便當自決耳

肯學曾銑爲少年籔弄直至西市乎時王聯適訐奏

叅政朱鴻漸被逮公疑以爲逮已遂服斷腸草自盡

公爲人精嚴勇於任事開府閩浙首嚴通番之禁海道

爲之肅清其疏辭有曰今不依臣區處十年後中國

皆倭賊矣久之果然

作俟命詞曰糾邪定亂不負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

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靑史一家非之

一國非之人孰無死維成吾是

自公得罪後其官竟罷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

居數年海寇大作東南魚爛者二十餘年而後定

副都御史商端愍公大節

字孟堅號少峯湖廣承天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

左副都御史卒於獄

初令豐城豐法弛難治公至執遠鄉逋頑一二人箠之死豐舊無城閩廣之寇窺掠無已公曰無城無民辛未之變死者萬人是可以不監乎乃孚號邑之義士百人爲倡諭以大義千人響應程力出貲不五月而城成以治行考最召補兵科給事中風裁峻整不避權貴七年奉命主試雲貴八年勘事江右嘉靖十六年起復以例降鹽城縣丞尋遷國子監丞歷刑部郎

中十九年陞廣東僉事整飭高肇等處地方進山東
參議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贊理軍務兼提督
紫荊等關選將練兵以戒不虞公逆知北虜內侵上
重根本拱護京師疏
庚戌夏召入內臺八月虜大舉薄京師甚急奉上命巡
視九門疏又屢上一曰固守關廂以安重地一曰一
事權肅號令以肅軍威一曰急殺叛賊以救生靈一
曰安插內移軍民以免饑餓而懸重賞招忠勇以固
根本尤疏內所致意是時逆鸞以公急殺亂賊之語
意有所指銜之入骨益鸞嘗陰遣家丁時義潛入虜

營勾引入寇庚戌之變鸞獨引兵入援上予錫駢蕃寵眷獨渥已又冐總京營之命怙寵作威公卿至有不敢仰視者公義形於色獨不爲下

奉命經畧京城內外招募義勇四千人別爲一軍訓練鼓舞公奏募異等材力士倍廩精練以備非常鸞以秋防徵之使隸巳麾下復檄公守都城公以卿貳非鸞所得轄兵部巡卒不隸京營祖宗良法鸞安得專領因上言鸞包藏禍心宜稍抑之以除禍本忤旨下獄麾下將領數百人相率詣闕愬寃請以身代無何華人自鹵逃囘者言逆鸞勾引亂華之秘鸞知禍在

旦夕乃忿恚疽發背死竟以勾㓟屍赤族上於是憐公忠義將釋之乃遽卒於獄

平生慷慨負奇氣忠信孝友得之天性而問學則以砥礪名節忠義爲本遇事英發不肯以天下第一等事讓他人故自其作教作縣司練刑歷藩臬巡撫畿甸總憲内臺風裁勲譽卓然獨出於人表云

尚書張襄愍公經

字廷彝福建侯官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嘉靖乙卯十月死於西市隆慶間昭雪謚襄愍

累遷兵部右侍郎嘉靖十五年斷藤峽侯公丁作亂攻殺戍卒十六年公承命代馮旦撫廣集諸司議發兵與安遠侯柳珣決策以屬副使翁萬達乃命百戶許雄紿公丁出執而磔之卽乘勢進兵討平餘賊詳在翁萬達傳捷聞進兵左加一級尋敘功進兵部尚書時邊疆多故上以公能平寇爲知兵議征安南經條上進兵事宜旣而報罷

三十二年公遷南京叅賛兵部尚書適倭寇訌東南給事中王國楨御史溫景葵等以倭勢猖獗逼近留都各具疏請兵餉及推選總督大臣重其事權如往年征勦華林麻陽諸寇故事下兵部集議乃以公爲總督南浙福廣山東等處軍務一應兵食許其便宜處分文武官不用命者武自都指揮以下文自五品以下軍法從事節制當天下半開府置幕自辟叅佐公亦慷慨自任中外忻忻皆謂寇不足平時嚴嵩柄政夾輔徐階李本皆南浙人日夜以寇深爲慮工部侍郎趙文華嵩黨也上言倭寇日甚請禱於海神以厭

之上即命文華往祀并督察沿海軍務文華既至軍
夌轢官吏公私並擾公自以久爲大臣名位出其上
負氣不相下文華恚遂欲甘心先是山東搶手奉調
至一戰於採淘涇而敗東兵遂不振經請調狼土兵
會田州兵先至文華倖功立促之戰復敗於漕涇文
華遂連疏劾經謂經養寇糜財屢失進兵機宜惑于
叅將湯克寬謬言欲俟倭寇飽颺掠餘賊以報功塞
責且曰經才足辦賊以家在閩避賊讐故縱之耳上
聞大怒立命錦衣衛逮經既而并逮浙江巡撫李天
寵緹騎未至時經已大破倭於王江涇斬首一千九

百餘級自倭入犯以來此爲戰功第一而文華疏並
入矣兵科李用敬等五人論救上各予廷杖五十黜
爲民而上不無心疑以問大學士嵩嵩對如文華言
且以戰功歸文華與按臣胡宗憲而援徐階李本言
以實公罪上遂以宗憲代天寵撫浙
公至京上疏自理曰臣自昨歲十一月受總督之任於
時倭方盤踞柘林川沙衆且二萬餘吳中民兵脆弱
無可制禦乃奏調田州東蘭那地南丹歸順等州狼
兵五千名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兵千名益欲合力
併勢爲必勝之筭爾今歲三月各兵繼至臣從宜務

布以田州㡳氏兵配總兵俞大猷屯金山衛爲搗巢
西路以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兵配游擊鄒繼芳屯閔
港爲搗巢北路以歸順兵及募至恩恩兵廣東東莞
打手配叅將湯克寬屯乍浦爲西路右哨各令相機
戰守及三月末侍郎趙文華至松大賚諸將趣令進
討然遠調之兵新至之將賊情地利皆所未諳游擊
白泮以田州兵千餘往探遇賊伏發殺頭目鍾富等
損兵大半則狼兵之不宜輕用明矣及四月二十日
永順保靖兵至賊四千餘突犯嘉興臣即委盧鏜督
保靖兵援嘉興委俞大猷督永順兵由泖湖間道趨

平望以扼賊路令湯克寬引舟師從中路擊之凡斬馘一千九百有奇焚溺死者無算賊氣遂餒此臣日夜苦心審畫豈有一毫怠事之念哉臣蒞任方半年前後俘斬已五千計惟是智畧短淺不能使積年劇寇頃刻掃蕩此則臣之罪也奏入不省三十四年十月經與李天寵同棄市人多惜之

少保胡襄懋宗憲

字汝貞號梅林徽州府績溪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少保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以逮繫卒於詔獄隆慶初復官賜祭

初授青州府益都令時青齊旱蝗相繼盜賊蜂起公抵任禱於城隍雨隨應召父老設法捕蝗有罪者以蝗子贖勤詢疾苦旦暮蠲別忽有烏數萬從北來須臾食蝗盡爰以大熟

有賊曰草上飛虎悍甚有衆數千據礦爲患久莫能制公召其父母宗族諭以利害示之恩信羣盜解散擇

其可教者千人編爲義勇會有詔令巡撫曾銑募請
齊兵入衛遂以應焉一不以擾其民也
戊申入爲湖廣道御史奉差按宣大延訪士民知鹵情
者虛懷叩問士有機智敢勇者隨才收錄公偵知俺
答將率諸酋入寇畿輔必從黃花古北入急叩總督
蘇祐曰寇且入門庭吾輩安得坐視急遣趙伉二帥
率兵入衛祐即如公言調二帥至居庸本兵猶謂二
鎮重地不宜輕動阻之關外已而鹵騎自古北口一
夕薄都城夜半出中旨急征關外兵入援而令祐與
宗憲囘守鎮城公既還上谷又謂祐曰賊見二鎮兵

入衛必且乘虛入雲中矣賊已滿載不復散掠我兵實寡難與爭鋒據險設伏邀其惰歸可也祐從之公復率二參將兵及素所選士以待賊賊果出雲中縱其半去伏起襲之鹵戀輜重不戰而遁我師逐之斬首四十還被擄人畜無算上因知公名欲大用之矣

三十三年甲寅倭寇浙直勢甚猖獗命公巡按浙江公至詢民疾苦及致寇之繇力爲振刷乙卯歲柘林賊首徐海會集陳東麻葉光和尚謀圖杭省爲巢以窺金陵計以徐海引萬餘賊自柘林出海趨鼈子門陳東引萬餘賊出橄浦趨海鹽麻葉光和尚引萬餘賊

從乍浦趨湖州約已定三月戊申東從海鹽先至杭攻圍省城軍門李天寵方被困徐海擁賊從大洋將入鼈子門去杭不遠以颶風飄還五島餘黨零犯浙東陷慈谿麻葉等率賊掠嘉善將逼檇李時公方巡台溫間道馳至嘉禾孟夏甲申賊薄郡城殺戮淫戲辱示城上公切齒憤恨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載以二小舟授一二健兒貫寇服文牒若犒兵者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寇服文牒信爲犒兵也呼類歡飲且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死者七八百餘賊既而緝知公討遂相戒勿食民

間遺物會雨驟至又無所得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解圍去

三十四年乙卯二月工部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兼視軍情四月至松江祭海是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爲巢涉冬春新倭復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狼兵至者五千人衆稍安總兵俞大猷遣游擊白泫等稍有斬獲文華因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曹涇遇倭數百人與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死失亡甚衆於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五月張經𪩘倭於王江涇大破之經素貴倨以文華部民

也藐之觸怒會倭寇蘇州大掠即奏經畏懦失機玩寇殃民上怒逮經及巡撫李天寵問斬以應天巡撫周珫代經薦以珫衰老黜之以南侍郎楊宜代超公僉都御史代天寵而先四月公上疏請宣諭日本覆允比得旨新受事檄寧波選委知海情者得弟子員蔣洲陳可願二人因令充正副使而先犯海禁繫獄朱尚禮胡節中并釋令各募二十人輔洲等賫文以往公密授計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一月丙午至日本從山口豐後二道宣諭王直故爲船主原徽州人因令養子毛列率衆邀洲等至五島詢以故洲等奉計

誘之直佯言曰我本非爲亂因俞總兵圖我拘收家
屬遂絕歸路今軍門如是寛仁我將歸然毋用人衆
也今聞薩摩島徐海等大糾倭衆來春必犯浙直吾
令毛烈葉宗滿伴送陳副使朱尚禮先覆軍門吾與
蔣先生宣諭畢日亦同歸順但倭國缺絲綿必須開
市海患乃平可願偕毛烈以仲冬閏月直列港至定
海關已而直斬殺海洋流賊數十級效功以窺我意
公詗得其情奏聞且厚犒之趙文華遂請還京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烈率倭兵百八十人助盧參將擣
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奔邵嶼山屯於山巔公奉旨

賚冽等金幣且令回諭直早歸順冽感激因送商伴夏正童華邵岳報徐海入犯消息遂留爲通事陰厚遇之意未嘗一日不在直也是月辛酉賊數百自閩連江洪突犯平陽仙居等縣遍四明奉化合錢倉新至賊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軍望風奔潰游道孫弘軾馳檄告急甲子自率標兵渡錢江而東合諸道兵及容美土兵皆會丁夘賊由上浦潛渡曹娥江見官兵由對山出海塘轉山陰壬申公至江橋遇賊夾河而行從馬上揲小旗語諸將曰使此賊見我旗指不顧而西勝負未可知若觀望遲疑卽可撲滅也賊见

旗東西亥指界聚立公笑曰賊氣奪矣麾兵渡河賊驚問諜者知軍門自至遂不敢戰南走後栅村急麾諸軍圍之一晝夜用火器力攻賊負傷深匿戰益急我兵登屋舉火煙熖大起賊多焚死已而雷雨大至公與諸將冒雨立水田中或勸之少避不聽明日五鼓賊乘霧突鄉兵我軍四合奮擊俘斬二百五十九餘賊迯走鍾村平明追及西嶺殺百賊賊又遁輕兵追之少卻復遣土兵及于蒲岐亭斬六十級餘賊夜遁入海先是居民聞賊至咸奔避入城公所至炊宿無所薄暮入山巔小菴饑甚道人具酒餅以獻方數

酌哨者至備詢其故已而問哨者食否答曰枵腹兩日矣公淚下盡撤酒餅與之道人進曰菴中僅有此願少留公曰此探卒吾三軍耳目也不得食必甕寧忍饑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時陳東屯於陶宅知公悉軍而東復襲敗官軍楊宜勦新塲倭又敗罷之以南侍郎王誥代而先文華還京言倭大勢已定餘零散者諸將勦之可立盡旣敗報踵至上甚疑以問嚴嵩嵩支吾以對文華大懼而素與吏部尚書李默有違言因訐默出題謗訕欲敗國事初罷楊宜卽當以宗憲代而專恃自用推舉周珫珫老悖致殘倭復熾

上大怒收黙下獄止誥無行陞公兵部侍郎兼僉都
總督軍務陞阮鶚代巡撫浙江
四月鶚敗於崇德陷驍將宗禮等走桐鄉被圍公聞之
驚悼曰河朔兵旣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
無復可支矣賊巳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刼
我我兩人讐之抱而自沉也惟有用間餌以伐其謀
携其黨岀阮公而徐圖之耳乃捐萬金因毛烈所送
諜者夏正童華邵岳朱尚禮等令賫入賊營聽其出
入又爲冽書以付徐海曰直巳遣子欵定海關朝廷
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宜

仰體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鹵矣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鬪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佯諾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酋而陰令營中盛兵容私諜者故縱酋瞰之酋既德公遺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覘之如初凡數往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死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公遺猶鞅鞅未知從也海謁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栢林賊陳東黨也驁悍不吾從若謹

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諾未之許而東獨盛為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彊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豫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徇城上人令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急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為縋索圍撞竿所擊故窮處竿至卽縋挽以上斬之又募冶者煑鐵汁灌城下酋城下酋不敢逼東旣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

公謂他賊無足慮惟海巨孽名雖內附中未可測而上海賊萬餘方繇吳淞江西引涉嘉善欲與海合公私念曰西賊合勢愈甚萬一海變何以圖之乃乘上海賊未至亟遣諜語海曰而既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上海賊以自效海然其計即引諸酋逆於朱涇斬首三十餘餘賊遂夜走出海是役也斬級雖少而所以散其合者則得策矣

公又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旣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感公因輸款於公遂齎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

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因佯納之公又諜聞海庵下獨書記葉麻爲長酋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郤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內附之心於是遣諜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變則又以他罪縛之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頃以桐鄉之役兩睚眦者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既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於

是出葉麻四中令其詐為書於東反兵賊殺海與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雙下益德公之不忍為東所賊殺之也日夜遂謀縛東以報公亡何文華移兵渡江所過州縣數勝賊兵威大振而公以海之甘心於東一意俟其相圖不敢疾擊力以苦心告文華乃召故所遣諜而詰之曰若為我諭海海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與督府疏釋之不然虀粉矣會阮鶚亦至海亟乃出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即縛以踐約

諸酋長見葉與東相繼縛盃洶洶內亂晝夜擊殺互
相蒭屠海亦內困氣日窘自度卽獲反故島必爲諸
酋長所賊殺故內附日固而公與文華薄責海益急
海旣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刼欲列壘
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
之也公策曰彼旣亂我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
固欲寬若趙尚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纖數十
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
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
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作浦城中而某日時某當引嫐

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衆酋逐海上艘其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即舉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鬭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躁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人没海者無筭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欵具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刼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胄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胄而入平湖城中求欵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

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欸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謀謀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旣內附朝廷且赦若愼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遣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灑然色變者海旣出諸公者固已惎海之列欸猶冑而入屬彊脇無禮又不及如謀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熟若此於是圖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鷙難卽破永保兵猶迤邐遠道未至也

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沈家庄卽俄
沈家庄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諠然講
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去
頗參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
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
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日遣諜
詷海且啗海如曩時因諜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
者乖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仇今合而兩附
者迫故耳聞沈家庄故東西兩處而中縮河爲塹何
不說海以西沈家庄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

居部下酋平謀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項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瞯之適海皁急因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莫府以自托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鬨之大驚即勒兵纂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稍而鬬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墻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却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

列大呼而入㽞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人驚而攫千餘酋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首鹵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姝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

直隸諸倭俘斬殆盡惟浙東賊走舟山據險結巢未下官兵環守之不能克諸領土兵俱已遣歸而川貴兵六千人始至胡公方留勞以隸俞大猷經營舟山

之賊會夜大雪大猷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鋭出敵官軍競進賊敗歸乃以椶簑捲火擲之賊四散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

徐海等既死王直復糾衆三千餘入寧波岑港以送蔣洲爲名公遂遣夏正等往覘而自提兵駐紹興且令畫工圖涔港形勢正還報直語甚肆謂必待奏奉明旨許其寬宥與以都督職使得稽壓海上開市以息兵方圖歸順必不效徐海墮牢籠作俘囚也而畫工所圖形勢甚險惡四山峭立海環其外入口僅容一舟別無他道公覽之謬曰此絕地也乃令直長子澄

述祖母意爲書道制府恩厚促直早歸順以全母子之情遣直中表方大忠偕夏正等持往直啓書笑罵曰兒騃何至此汝父在故厚汝父歸闔門駢首僇矣大忠與正等曉譬百端直意稍動遣王漱葉宗滿隨方大忠將洲至軍門輸欵公因送監軍御史王本固本固疏其狀於朝公念漱乃直之養子用事不還直且疑而生變因言於本固送還將行公故引之臥內留其宿而預爲題稿力乞貸直并諸將請戰書十餘篇置之案間乃出飲大醉還因呼漱入宿而公甫入室大吐牀席俱沾汚侍者皆就寢漱聞鼾聲滿室竊

起翻案聞見疏稿囘顧公睡益熟因錄其疏復就榻

久之公乃作伸欠狀呼茶且易枕而寢晨起澂卽於

榻前告行復好言慰之陰檄文武諸將吏聯絡綦肴

以防奔逸又密遣諜餌德陽諸酋長購直首使之自

疑直方猶豫不知所出澂等至出疏稿示之直猶未

决澂等力勸之乃留夏正爲質自挈妻孥稽顙制府

公大喜摩頂曰兒來何晚時長至前三日也乃使朱

尚禮蔣華館伴至杭叅謁監軍次日卽囘軍還杭其

逆始末聞於朝又爲書達嘗事言兵機忌泄如上意

罪止於直則已必欲盡其餘黨乞密啓上萬勿宣之

明旨時倭賊諸奸多在直舟公將以直爲媒漸致之不煩甲兵談笑以靖禍本監軍疏先至輒奉旨悉勦餘黨矣然公已逆慮其然先遣朱尚禮往說諸小酋并夏正及諭王激葉宗滿來杭激等以候旨爲辭而徐遣其驍銳吳九項松王四等四散探旨童華以告公分遣將吏密擒之明年二月本兵檄至直遂下獄德陽走涔港諸酋復叛朱尚禮先鬪脫身走夏正遂爲所鋤公即移師寧波調集諸將水陸攻勦賊堅壁不出我師亦不得入公曰曩謂兵機不可洩正慮今日惟坐困不憂不全勝也時交汛則新倭續至或抵

普陁過烏沙門或自峒嶕奔東北洋或自洋中趨舟山則水兵擒斬之或犯樂清金鄉梅頭臨海松門或攻太平台州溫州永嘉磐石象山仙居平陽四散流突則陸兵擒斬之其追至鐵塲山者諸軍冒險奪嶺三面奮擊賊從山後奔陷海塗中長跪受刃俘斬無遺大都賊之驍悍非徐海陳東比而我將士久戰胆力益壯習知賊技不足畏避雖不無一二失律而所至成功卒無有得與直黨合者其黨困甚聞有賊在朱家尖遣六百餘人自涔港奔沈家門援之又從響礁門出碇礪奔沈家門皆為我師所邀俱敗入巢公

乃命朱尚禮以先所收撫倭人夔來廷夔來住等駕艇伏砲其中冒為倭船招之賊不疑登舟來廷等佯稱還報易八剌虎先行砲從舡後發舟為煨燼水兵乘之俘獲二十二名斬級二百五十沈溺者無算賊氣日挫因嚴督諸軍分番攻巢殺傷甚衆諸賊積恨為夏正所誘支解之公聞躬至海邊望祭慟哭諸軍皆為隕淚賊自知勢孤援絕焚其餘舟將并力出海官兵乘勢焚柵廠火光燭天各賊夜奔柯梅候潮圖歸官軍擊之賊乘東仔小舟遁出浦水兵擊沈其半斬首九十有七諸將復統蒼船追之俞山外洋沈其

四舟生擒賊首陘印山陳禮計得脫者不及十一矣是時賊至江南者千餘水兵禦之不得登陸遂扼之於崇明之三沙江北之賊幾七千北枝據淮安之廟灣南枝據揚州之如皐公皆分兵助戰前後斬馘俱盡三沙賊爲官兵所困不得騁乃卸屋材爲小舟以遁飄至江北亦殲焉三十八年十一月本兵再敘王直等罪狀下撫按三司詳議梟斬於市妻子沒官葉宗滿免死戍邊加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廕一子錦衣副千戶文武將吏各加陞賞夏正死事贈都指揮使廕一子與朱尚禮童華邵岳俱正千戶

先是處賊萬餘盗義烏礦會令缺丞尉率鄉民逐之賊易丞尉列陣而出戕鄉民民怒奮力死鬬賊披靡入山民追破其巢賊恐戰死公聞之喜曰處賊稱悍烏民一戰殲之勇可知已吾方求其人而不得倘新尹任事􀀀可不征調而強矣會江陰趙大河宰義烏謁制府即語以故大河欣然任之遂令戚繼光與之偕給餉甚厚繼光行復語曰江南所以不能戰者以未諳節制耳吾每思倣六花陣法訓練爾畬之乎繼光因獻鴛鴦陣公曰得之矣自後義烏兵遂以勁名天下今所稱南兵是也有事調用遂以爲常

閩倭復猖獗以公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浙直
福建軍務公檄戚繼光所練義烏兵備之時公念賊
勢重官軍難於兼顧北敗於台必南趨於溫乃僞爲
溫卒家信百餘緘及散銀雜褁之言胡總制率大兵
將由台征閩使邏卒附舟往令見賊即棄以走時鐵
塲選賊𪷠長驅至溫方肆掠村市舟至爭逐之邏卒
走賊解包得書相聚錯愕頃之俱遁入海未幾公爲
給事中陸鳳儀論劾上令逮詔獄勒閒住浙直總督
遂罷不補
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劾公侵盜軍需三萬三千

計公上疏自訟臣爲國除兇用間用餌不有小費不
可以就大謀而忌者遂緣此生奸指爲侵尅臣誠不
能以危疑之迹自理於讒謗之口乞賜罷以待公論
稍明然後東西南北惟上所用上優詔慰留之
先是公以賊勢縱横非事不中制請必允行不能取功
也輦金帛子女以賄分宜殊不敢怯華亭則稍殺之
葢既虞分宜之忌其兩交又謂桑梓憀禍必華亭所
急吾爲以身保障良厚幸矣倘有恕心乎不謂其怨
刺骨也及至是分宜敗華亭柄用公亦知禍機欲發
覓其私人輦重賄賄之且遍賂其家人子弟華亭覵

爲固然怨卒不解乃上固知公旣而法司問擬乃奉
旨云胡宗憲原非嵩黨自御史至今官皆朕陞用任
事已凡九年數載無言伊過羣邪朋害大臣罷斥亦
不少又言王直原本兵議示獲者五等封官今却加
罪後來誰肯與我任事放了着閒任公得歸華亭復
令郡縣何東序謝廷傑輩伺其動靜因搆與公仇者
謂其侵匿羅龍文財產復奉旨逮繫錦衣未幾竟卒
於獄穆廟登極始荷昭雪復官賜祭世謂公論之終
不可泯云
公爲總督先後上疏皆手書如一後被劾爲上所憐葢

不獨有禦倭之功其一段敬謹忠亦自難及孰謂公僅麤豪人物哉

唐鶴徵曰胡少保才氣豪邁志在武功交通權貴饋貽過當奔走門下者無擇賢不肖亦不問其有益與否至則概滿其欲而去虛耗民財幾與軍興等費律以士君子繩墨何所逃罪然方徐海輩猖獗時同事相讒危疑特甚以欲欵未欵叵測之黠虜當且信且疑無厭之督視萬一有變身不足言其如國事何昔人有云貨以潞身況因之以安國家之机揑免生靈之荼毒乎且其籠絡之術既窮於徐海復欲用之王直

直之言曰必不效徐海墮牢籠作俘囚也少保竟以
香餌得之則其苦心妙手機變無窮不言可知已其
功如此實亦以饋貽賫予得力余以爲其費雖倍蓰
於當日不得而罪也

李樂曰胡公濫費之過或不可免而當時寇勢方張大
無固志使公徒隨常謹守出納之吝何以使陳可願
等捐死行間餌致徐海王直輩哉古云財者君之所
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委其所輕而責士以捨其
所重不亦難乎漢高以黃金四萬斤聽陳平所行終
至勝楚亦知此術爾然則公之度量豈易及哉況世

藩誅求百出稍不如意公又將繼張經李天寵而肆
諸市朝矣所謂權臣在內而大將豈能立功於外者
公之獲保首領葢能以餌王直者餌世蕃爾亦可悲
夫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九終